無餘涅槃時有一王名曰輸頗（翻嚴莊）爲佛世尊起四寶塔時王命過弟不信佛起塔珍寶悉皆密取唯土木在一切人民見塔毀壞懊惱發聲時有長者子問彼諸人汝等何事懊惱發聲諸人答言世尊之塔本有四寶不謂（懊三）於今悉皆毀散是故我見懊惱發聲時長者（十二）子即以四寶如本莊嚴復令高廣有勝於初又起金像以置塔中所作已訖復發願言迦羅鳩村馱爲世間師願我後師亦如今日比丘當知昔長者子即鳩那羅是以其修治迦羅鳩村馱如來塔故今得生於大姓之中以其造作如來像故今所得身端嚴第一以其發願值善師故今得釋迦牟尼爲師及見四諦

阿育王經卷第四

阿育王經卷第五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半菴摩勒施僧因緣品第五

爾時阿育王得堅固信問諸比丘誰已能於佛法之中最大布施諸比丘答言孫獨長者

已大布施王復問言其能幾許佛法中施比丘答言用百千萬金阿育王聞即便思惟孤獨長者用百千萬金我於今者亦以百千萬金以用布施阿育大王已起八萬四千塔又於佛初生得道轉法輪入涅槃及諸羅漢涅槃之處各以十萬金施四部大會亦已作訖又三十萬衆僧一分阿羅漢二分學人及精進凡夫於一日中一時施食又阿育王唯留珍寶一切大地宮人大臣鳩那羅及以自身悉施衆僧復以四十萬金布施衆僧又以無數之金贖此大地乃至自身後以九十六千萬金布施衆僧時阿育王得病困篤生大憂惱大臣成護是其先世隨喜施沙知識聞大王病便往王所而禮王足即說偈言

昔面如蓮華　塵垢不能汙　大力諸寃家
不得見大王　猶如日炎盛　人所不能視
何故於今日　悲泣而流淚

阿育王以偈答言

我今生憂惱　不爲身命財　別離聖衆故
是以我憂惱　世尊諸弟子　成就諸功德

以種種飲食　日日當供養　常思如此事
是故我流淚
復次成護我昔欲以百千萬金供養三寶而
意未滿我今欲以四十千萬金布施滿我本
心思惟已便欲遣四十千萬金送與鷄寺是
時鳩那羅兒名三波地（翻足）共為太子大臣語
太子言阿育大王須史應終而今欲遣四十
千萬金送與鷄寺一切國王以物為力太子
應當勒守物人勿令金出於是太子即便勒
之阿育王勑不復施行唯有金器供王食用
王食訖已便令送此金器與彼鷄寺復斷金
器聽以銀器王食竟已復令送此銀器與彼
鷄寺復斷銀器乃至以鐵器供王王食已復
令送與鷄寺復斷鐵器聽用瓦器時阿育王
無復有物唯半菴羅果在其手中時阿育王
心大悲惱召諸（物三）大臣及以人民一（十四）切和合而
語之言誰於今日為此地主大臣起而作禮
合掌說言唯天為主更無異人時阿育王淚
落如雨而說偈言
今我阿育王　無復自在力　唯半阿摩勒

於我得自在　何用是富貴　如恒河流水
先所領國土　豪貴最第一　今忽貧窮王
不復得自在　一切諸合會　皆悉當分離
如來正法言　無有能知者　我先所勑令
一切無障礙　猶如心意識　於緣得自在
我今所教勑　如水礙於石　一切諸怨賊
我悉先降伏　王領一切地　攝一切貧苦
今者無光明　如雲障於月　如阿輸迦樹
華葉悉枯落　是我阿輸迦　貧悴亦如是
是時阿育王即呼傍臣名曰跋陀羅目砢（翻賢）

而語之言我失自在波今於我爲最後使
唯此一事汝應當作此半阿摩勒果送與鷄
寺宣我語曰阿育王禮衆僧足昔領一切閻
浮提地今者唯有半阿摩勒果是我最後所
行布施願僧受之此物雖小以施衆僧福德
廣大而說偈言（續三十五）

我本爲人王　於宮得自在　無常爲自相
不久而磨滅　能爲療治者　唯有聖福田
今我無醫藥　願今見濟度　此半阿摩勒
是我最後施　小施而福廣　是故應攝受

時此使人受王勑已將半阿摩勒果往至鷄寺於上座前以阿摩勒果供養衆僧合掌說偈

一切地一繖　王領無障礙　猶如日光明
遍照一切處　以自欺誑業　功德於今盡
譬如日入時　無復有光明　以恭敬頂禮
施半阿摩勒　顯其福德盡　今爲最後施
是時上座集諸比丘而語之言汝等今當起怖畏心如佛所說見他無常是處可畏誰能於此不生猒離何以故

勇猛能布施　孔雀阿育王　王領於大地
閻浮提自在　今日果報盡　唯有阿摩勒
大地諸珍寶　悉爲他所護　今此阿育王
捨半阿摩勒　諸有凡夫人　福德力生慢
當爲說無常　令其生猒離

時諸衆僧得阿育王半阿摩勒果碎以爲末以置羹中遍行衆僧時阿育王語成護言誰令爲王成護禮足合掌說言天爲地主更無有人時阿育王以人扶起遍觀四方向衆僧處合掌而言今留珍寶此外大地乃至大海

一切施僧又說偈言
水爲大地衣　七寶嚴地面　持一切衆生
及以諸山等　我今以捨此　布施諸衆僧
於衆僧得果　是故我今施　以此布施福
不求帝釋處　亦不樂梵天　及諸大地主
唯欲以此福　願求心自在　得共聖人法
人所不能奪
乃至阿育王以多羅葉書此偈語以齒印之
執書合掌向彼僧處而作是言以此大地一
切施僧說已便終乃至大臣用五色絲以莊
嚴輿供養王身供養已便以海水欲以灌太
子頂以授王位成護語諸臣言一切大地阿
育大王已施衆僧諸臣答言我等今者當作
云何成護答言先阿育王作意我用百千萬
金施佛法僧已與九十六千萬金欲更滿之
而諸臣不聽王意不滿故以一切大地布施
衆僧諸臣即便取四十千萬金以贖大地即
以海水灌太子三波地頂令登王位三波地
兒名毗黎訶鉢底（翻太白星）太白有兒名毗黎沙
斯那（翻牛軍）牛軍有兒名弗沙跋摩（翻尾鎧星）尾鎧

有兒名弗沙密多羅（胡友差）乃至弗沙密多羅得登王位集諸大臣以何方便能令我名恒住不失諸臣答言大王之姓從阿育王來是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乃至佛法未滅阿育大王名聞亦在王今應當起八萬四千塔時王答言阿育大王有大神力人無及者更有方便得流名不是時有婆羅門呪願第一而是凡夫不信佛法白王言有二種因名得常住一者作惡二者作善阿育大王起八萬四千塔王今壞之名則常在乃至弗沙密多羅王嚴駕四兵欲壞佛法往至鷄寺至已於寺門聞有師子吼王大怖畏復還波吒利弗國如是三返往至鷄寺亦復如是還於本國集彼衆僧而作是言我於今者欲壞佛法諸衆僧中於塔及寺各有所護宜各說之諸僧皆言我等護塔王於是時即殺上座次及諸僧時有沙柯羅國是其所領語彼國人若有能得一比丘首與其金錢彼國有寺名曰法王時彼寺中有一羅漢人欲取頭而白王言彼有比丘今欲取頭送與大王時王聞已自欲

取之是時比丘入滅盡定以定力故刀仗火毒不能侵害既不得殺復往餘處至拘瑟他歌（部庫藏）國彼國有一夜叉神守護佛牙是夜又思惟佛法當滅我既受戒不復殺生我有女兒已利履夜叉本欲求之以其先常作惡業故而我不許為護佛法今應與之復有一大力夜叉常護弗沙密多羅王以其力故人無侵害是護佛牙神將護至夜叉至於南海是時已利履夜叉取太山壓弗沙密多羅王及其四兵一時皆死是故此山名修尼喜多弗沙密多羅王既被殺已孔雀大姓從此而滅

阿育王經卷第五　（貫三）　十八

音釋

曝（蒲木切）懊（於到切）悔（悔恨也）陷（乎監切墜入地也）鋸（居御切刀鋸也）砢（力可切）鎧（可亥切）已利履（梵語夜叉名履亡矢切）